晚村天蓋樓偶評

一五至二一冊(上)

三

ORIENTALIA
CHINESE
K711.82
L961
15-21

V
K711.82
L961

冊: 15

晚邨天蓋樓偶評

同邑諸子參定　門人子姪集較

孟子見梁　全　許瑶

觀大賢初見君之言、必全乎一生之學也、夫孟子一生之學、不越義利之辨而不以進說人主而或貶作合始進而或抑則孟子周流之轍定而行道之功大矣故本其初見君以冠篇也歟且天下義利之辨不明則天理人欲之幾不決治亂存亡之分不審空乎性惡之說為我兼愛

一破承便作意胸次豈有俗法累其神明

直說盡全部孟子指要

580875
SEP 18 1940

之教橫行于中國而行不義殺不辜剽說無恥之士不可得而戴也故大學以此終而孟子以此始于此足以明授受之統而正為天下萬世之心自魯西狩獲麟之百四十年為孟子至梁之歲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于是而復明而孔子子思之說于是而復振故于篇首大書之曰孟子見梁惠王道之紀也統之正也當是時千乘之主接見遠方高賢大良不飾一仁義道德之言而以利為問是言利足恥而當時不恥言利宜私而當時不以為私矣孟子本所學以正告而進難入以明道故直矯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夫王一人耳則言利可言仁義可不足計也王非一人也王言為風王指為尚風尚之成治亂之奏也

王言利不見其害而大夫士庶人皆言利則見其害矣千乘之家而弑焉必也百乘之家而亦弑焉必也夫豈真千乘百乘猶存見少哉王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固教之等耳王言仁義不見其利而大夫士庶人皆言仁義則見其利矣仁而遺親焉未有也義而後君焉未有也夫豈真忠臣孝子輻輳並進哉王以利為後而以義為先亦動之良耳夫王言利本欲以為利而不知反以為害如此王不言仁義本不知其利而不知其寔能為利如此是王謀國之計左而審擇之未精也王誠鑒交征之危禍權忠孝之厚寔則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哉噫使惠王而能復問何謂仁何謂義則孟子更當有所發明矣惜乎惠王不能問

而孟子不得發明然而發明之于辨異端闢楊墨發明之于道性善稱堯舜發明之于進湯武退桓文發明之于諫嗜殺陳保民則七篇之義皆此章之緒也嗚呼孟子行不苟貶道不苟同羈旅入人之國無一言之投契而驟以吾之濶大遲重之道易其剽銳急疾之功宜其所如不合也哉然而天下萬世賴其擴闢之功所稱不在禹下信矣

孔子多說仁孟子提出義字正為戰國功利之說淪浹人心與今日講禪悅講良知講經濟者相似推其極只一自私自利之害纔說利便不義不義便不仁此是古今人獸邪正之關也此能直提綱宗手眼空濶謝上蔡于晡刻說了一部論語此亦片晷寫了一部孟子

說盡全部孟子指要　孟子　許大題觀略

孟子見梁　全章　田種玉

大賢以仁義正人心而於遊梁見其旨焉蓋天下治亂于人心則仁義其亟矣不此之務而利云乎哉嘗謂古今一人心之所維而君子之救世也亦惟是此心此理之是亟自人心之亡也始焉苟且中於幾微而繼也喪亂移於君父世衰道息不有君子人類當不至今日而絕也戰國賴有孟子哉見梁惠王其明王道正人心大指略盡于此今夫親親之謂仁敬長之謂義二者人之所以為心也文武而上上而為君故其道可行周孔而下下而為臣為師故其道可明皆曰仁義而已矣不聞以利訓也利自戰國之人始然我嘗揆其本末卒亦何利之有哉當其

擇斤兩語　鎔陵說範無非精金

千載六朝月　一勾屬盡宗旨

競封殖而謀肥己恣貪得而蔑等威國之君而既然矣國之人因之喪
（題中節奏古功）
廉恥損親戚莫不背公植私罔上無忌原其意非不欲亶厚藏而長子
（絕好折挫）
孫然而小加大賤妨貴不至臣篡君子弒父不已其君與羣臣百姓方
救亡之不暇何利之足云由此言之心之先滅家國隨之若仁義詎有
（一氣轉下花乎古文磅礴之氣）
是哉仁義之為道也正誼而已不競私也循分而已不苟得也其事始
于清心寡欲之微其效極于革薄從忠之大昔者聖人在上廣教化美
（韓歐大文字氣脈如此）
風俗率天下于仁不異遠義不辭難蕩蕩焉上享君父之尊下安子臣
（收頓是長沙江都腕力）
之分數百年間故弒不作忠孝成風者仁義之道得而言利之人黜絕
（点次嗜雅）
也人心不息斯道長存然而不出則其道不著記孟子見梁惠王著之

也不闢則其流不止王曰何以利而孟子曰何必利闢之也不申則其
理不尊王曰利吾國而孟子曰亦有仁義申之也不危則其習不破闢
利而極之不奪不饜危之也不驗則其信不篤申仁義而極之不遺不
後驗之也不反覆以使之自決則其說不堅終之以王亦曰仁義而已
（宗傳的脉）
何必曰利反覆以使之自決也孟子守罕言之訓非仁義不出口是說
也其於人心攸賴寧淺鮮哉誰謂叟千里來為利來也
昔人謂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兵衛如鳥隨鳳魚隨
龍師衆隨湯武不則如荊川所云貧人借富家之衣庄農作大賈之
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矣此文意到氣隨不煩繩削而自合深得漢

人風骨與徒作一通寬皮傳贊者不同

孟子見　田

孟子見梁　全　胡愼

以仁義與梁異於說士之言矣夫溺於利者不知仁義也明於仁義自不必言利也孟子反覆以進之豈因梁王而易其說哉且君子之異於術士者莫重乎其始進也蓋以一見而決聖主者君子之功一見而陳王道者大儒之學有以斷之以明其說之不欺而人主可以悟矣戰國如魏罃者豈非尊言富強而畏言仁義者哉有公孫鞅之才不能用而致敗于秦有公中緩之爭莫為防而致傷於道且乃祖為武侯矣乃父為文侯矣變祖若父諸侯之名而進以大梁王者之號則無以為大夫士庶之望而深國亡弒奪之危即趙之敗於懷韓之敗于澮似大梁利

就梁事指點明切

而二國危矣乃桂林之戰外黃之言其無利甚也惠王豈仁義之君哉顧必於此陳之以仁義復申之以仁義何也吾聞儒者進君貴明機事

夫補完孟子正不迂闊好

窺大略豈吾孟子而獨出公孫淳於鄒衍下耶顧自吾思之孔子之初

方見退之所云孔傳之孟不是鑿空撰出

見於魯而將之以道德之言孟子之始遇梁而尊之以仁義之說其學同也敵國不君而吳楚之筆見於春秋之書魏罃無王而惠王之名冠于全篇之首其旨同也夫梁王非長者一見而言利其國危其禍形矣

人頓浮有勢

而一則曰王再則曰王豈仁義之利興弒奪之患遠乃望於無王之魏罃耶雖然世之盛也進賢以寔奉祉稷以從長者固可美以仁義之言

方見孟子游梁并扶策揣摩不同

世之衰也取士以文取束幣以贈先生猶可告以君親之說仁之不遺親矣義之不後君矣如是而國勢安如是而王道進如是而謀利之臣

正得第五節正意

遠如是而諸侯之利歸仁義所以利之豈止為梁王言乎嗚呼縱橫之術習之友者致以誤國仁義之學得之師者終以報君然則學術之殊出處之異殆於是有明驗也夫

此是孟子一生出處學問大關繫若止作一篇國策游說文字先犯不見諸侯條例為孟子罪人矣發明僭王書法指出道統源流并見孟子歷聘魏齊心事與洙泗轍環符合是羽翼聖學之言

孟子見　胡

未有仁而　節　張永祺

大賢明仁義之效、於其所未有者而決之也、夫遺親後君、亦事之或然者也、而仁義則未有、〻國家者、獨奈何不思所以得此於民哉、且人主以孑然之身、托於臣民之上、意指之所趨、風俗之所定也、顧有為之而（未有二字作三叠跌下如水無四射）有其害、無其效者矣、有為之而或效或不效者矣、有為之而有其效、必無其害者矣、後義先利、篡弑相尋、豈非所云有其害、無其效者乎、而仁義則不然、有如主言仁而舉國之人、駸〻然向於仁矣、誰無顧復之恩、雖殘忍為質、而入事吾親、當亦天性之所怦〻而動也、患感發之無其人耳、苟上之人、業已躬行之矣、至誠以勸之、惻怛以先之、即遺其親者

（始上王曰好）

（仁義二字頓出躬行寔除）

猶翻然知恥而不能已焉而顧謂其事之或出於仁有之乎藉令有之（筆點奇幻）（一連數轉）
是必不仁者也否則假仁而非真向於仁者也若夫仁則固孝子之隆（又頓出而字）
稱矣被孝子之隆稱而蹈遺親之寔禍此事之所必不然也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也有如王言義而舉國之人汲汲然慕于義矣誰無令共之
責誰須儆成風而出對吾君當亦天威之所凜凜而承也患倡導之無
其人耳苟上之人業已身教之矣責之以大義示之以綱維即後其君
者猶皇然自愧而思改圖焉而顧謂其勢之或出于義有之乎藉令有
之是必不義者也否則竊義而非真慕於義者也若夫義則固忠臣之
大防矣守忠臣之大防而蹈後君之顯戮此理之所必不然也未有義
而後其君者也蓋仁義可謂爲之而有其效者矣然忠愛之性習之久
而或相忘也則言其有度王未能真信其有也而仁義可謂爲之而無
其害者矣彼弒奪之禍疾痛之而不忍言也則言其未有度王必能真
信其未有也請以質之王焉有之乎否乎

上節言利之不利以應王何必曰句此節言仁義之利以應亦有仁
義句不是泛說感應仁義二字是言人主躬行寔得而無求利之心
當頓挫得重不是空說道理曲折排蹤精意盡出○順講仁義應驗
語氣便不緊切步步逼出遺親後君見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利之
不利其利無比此文乃得未有反說之神

未有仁　張

未有仁而　一節　林長存

申言仁義之效、而反言以決之焉、夫遺親後君、其去弑奪者已遠矣、而仁義無之、仁義亦何負於王哉、今天下諸侯王好言利而惡言仁義、窺其心一若無利于仁義也者、更若有甚不利於仁義也者、夫使仁義而無所利焉、為之猶愈於利也、況仁義而必無不利焉、為之安可不急耶、夫言利而至於弑奪、吾不知其時為之親者、尚能責其子以孝焉否也、豈惟孝者之難、即幾幾焉求一遺其親者、恐亦不可得矣、蓋言利之害、必不自遺親止也、吾不知其時為之君者、尚能責其民以忠焉否也、豈惟忠者之鮮、即皇皇焉求一後其君者、恐亦至難幾矣、蓋言利之禍

必不自後君已也若夫仁義而安有是乎凡民之情公者可用私者不可用獨至仁義之交乎則公用之而為公私用之而亦無不公也是故親者民所甚私盡天下之人而共戴其親則公矣君者民所甚公揭一人之心而各厚其君則私矣吾觀世之人主每自便其所私而又諱言于百姓抑知仁義正有所不必諱也凡民之質愚者可恃智者不可恃獨至仁義之所積則愚者可使智而智者亦無不可使愚也是故愚者無不知愛其親至以父母之故而願為君用則智矣智者或不知愛其君至以共事之主而同于生我則愚矣吾觀世之人主每變制以愚民而實深懼其難化抑知仁義則更有所不必懼也蓋天下之患始于微渺而成于叵測故觴豆之故雖微君子必慎絕其初今也仁者能孝義者能忠臣固知其無遺親後君之端而轉不能無遺親後君之慮乃慮之而已無足慮焉則仁義之為仁義何如矣禍患之生未有其事而先動于志故悖亂之兆未形君子已甚危其隱今也仁與仁言孝義與義言忠臣深信其無遺親後君之事而猶患其有遺親後君之心乃患之而有不足患焉則仁義之為利何如矣何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若寔贊事親事君之效雖甚警湛已走拙路只向利字中掀翻出大意與上節焰射如鵷鸞對舞神彩映天止是語脉真則文自奇變生

動也

未有仁　秣

詩云經始　一節　徐春溶

詠詩而知君民之偕樂周之所以王也夫靈臺之詩民之樂文王也然而何以致此得非與民偕樂乎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也述以告梁王曰（切中庸主心事却是孟子誘掖深情）憂勤之術人主貪其名而畏其實燕樂之豫人主貪其實而畏其名乃古之王者憂勤不必有其名燕樂未嘗無其實而民用康阜物以茂育是遵何道歟（接樂）吾思夫民者天地之心者也君者民之心者也天地之心者何也曰樂也生物之心也有代天地生者矣如天地焉故樂也民之心者何也曰樂也忌我之心也有以衆心為心者矣如一人焉故偕樂也（竟取未勾得勢）然而民賤矣以其力自致其樂猶未能耳何以能致君之樂曰亦以（次取以）

民力句節：倒入奇

其力也且以己之力致山川高下之力呼萬物飛走之力竝助吾以樂吾君焉故樂也然而君獨耳以民之力還為民自致其樂猶未及耳何以能使民與我以樂曰以其力復以其靈也以我之樂致民耳目心思之靈因以致萬物飛走之靈並以為吾民能焉故能樂也

說樂字副出靈字復醒能樂如剝蕉心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日昃不遑文王惠茲鰥寡則聖人之有憂者也然而有臺有囿有沼有麀鹿有白鳥有魚鱉此其視後世佚豫之主何以異乃靈臺之詩何以咏焉其曰經始也固曰庶民攻之也其曰勿亟也人曰庶民子來也若是乎文王之以民力為之也民之力為之而民之力乃自為靈之則何也曰樂也此固民之樂之也民之共為樂之而乃以為文王之樂之則何也曰偕樂也

此之謂本領都又寫得室活亦釋詩指點語氣

樂之之故在當日望祲氣察機祥之先必有歷其心者今不可得而見也後之人主苟以文王為能樂則樂文王之樂可也偕之之故在當日聆鐘鼓而環池籞之衆猶有記其事者今不可得而述也後之人主苟以吾民猶可為文王之民則樂文王之民之樂可也

梗策梁王樂民文情更緊

君子曰古也志之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豈謂是乎靈臺之詩可以觀矣

若用時調必順接賢者虛喚古人二比如夫孰是疇則伊何王之風其人為何等語真是弋陽鑼鼓未出鬼門先聽不得次又須順演詩詞一段排場科諢更肉麻可憎矣能者竟取未三句單刀直入而全

節隊仗皆飛舞其中令聞者神魄震盪此禰正平漁陽摻也

詩云經　徐

不違農時　二節　馬世俊

王者盡心於民事道建而業斯隆焉蓋必民事盡而王者之心始盡也自其始以觀其成道斯全耳孟子謂夫凡民易於趨始而難於圖終王者知其然也先定其規模以從事而輕重緩急隨序以施迨其後興化致治舉斯民于三代之隆而區區補救于目前非所貴矣大梁之國田高土肥池深木茂其壤可賦其澤可漁其山可採幅員千里即以圖王不難然而物力耗減民氣嗟鬱無他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有由然也臣謹獻其策曰不可勝食者二不可勝用者一蓋為國之道和則就理疾則離焉必使吾民樂蜡吹邠而後風化可幾也王者所以不慕速效而

大意包舉

對針梁王之盡心

古調

說王道之始即拆

動下節下語古茂非復尋常鎚煉

勅之於先治民之道順則易濟逆則止焉必使吾民敦本茂質而後誨諭可加也王者所以不爭霸術而重其所發夫君之於民至濶絕也苟以為吾心既盡則人何不盡之有矧其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民所求於君者不亦可以已乎王者則曰吾雖教民山不槎蘖林不伐夭而心未盡也閑〻泄〻取彼柔桑而地利盡矣吾雖教民尺計者市寸計者字而心未盡也諸父諸舅或佐乾餱而物用盡矣吾雖教民三時耕作一時公旬而心未盡也豐年三日中年二日凶年一日而天時盡矣若夫上庠下庠東序西序既釋耒而橫經豈我負而子戴民之克進於孝弟也夫非猶是教以養生教以送死者哉今天下老者既不逢寬裕之俗幼者復生當衰亂之時寒利短褐飢利糟糠民之嗸〻新主所資也是以歎無常而譏采菑衰世所以滅亡也歌校衣而隆羞耇盛世所以光昌也王果有意乎此則彼被潤澤而大豐美者豈獨三晉之老成兩河之俠少哉禹湯之王興也勃焉其道不過如是若移民移粟之說無論其後之不可繼乎其始先不足觀也

（此先秦無段落文字）（點盡）（心如鶯梭鄭抑）（一筆掉轉最勁）（淋漓倡歎氣勢）（煞得跌宕）

摹古之縱蕩易摹古之堅峭難斑駁易朴茂難豪壯易靜穆難此可謂善學漢文矣

不違　焉

不違農時　三段　賀寬

為食用裕其原予民以無盡者而已蓋民之大事在食用之其所本有而心之在君與利之在民均何盡焉且王者殫厥志以惠愛此民力欲其可耑也私欲其可捐也不耑民力而惰成無以開必盡之功於天地不捐民私而爭至無以全不盡之理於承天地之心是故出政者非能為萬物加益而但弗忍為萬物加損臣請於移民移粟外為王籌之國之於民亦憂其善棄亦憂其善取善取者棄之靡弗可棄矣善棄者取之究何所取矣穗滯秉遺孰歌土鼓陟淵陟巘孰咏樂郊曷使之遇非常而不動民之見利畏於得其難便於得其易便易者忘乎難〻固不

（是在天地自然之利說）

（此是勁取節用意寫得異樣出色）

保其有畏難者逐乎易〻且漸至于無未省兵役何以勸耕未官山海
何以節物曷使之處變事而不離王今日稅駕兩河間咨我久老土膏
於野農懸其耒矣豈必遽有疆理之制畢其區畫哉但以錢鎛不力謂
之石田而祈諸孟冬祈諸元日王盡心於穀不若無使民不盡心於穀
也日月會虢而百嘉備舍先時則驟時雨將降而農無伏邑後時則弛
公旬有定制而嗟半菽者何有於溉釜烹葵也雖飢穰天行寧復流徙
歟艱食既奏始奏鮮食焉網密于淵魚頳其尾矣豈必遽有畜養之方
廣其生成哉但以鯤鯀不潛謂之涸澤而察夫蟄發禁夫罛罶使民之
心盡於魚鼈不若使民之心不即盡於魚鼈也朱有主而後及其佐輕
視於佐者必輕視於主物有息而後贍其生初不見息者終亦不見生
盈尺有明訓而歎三星者何有於逝梁發筍也雖災祲偶至遂乏登俎
歟水虞既命爰命山衡焉條伐于林艸黃于谷矣豈必遽有樹植之勤
收其遺利哉但以槎蘖無禁謂之童山而仲冬取陽木仲夏取陰木使
民之心盡于材木不若使民之心不即盡于材木也質不去其華無以
成其質而芟夷之功亦歸至理氣不絕其榮無以全其氣而斬刈之法
應合至仁隕落有常期而悲焚林者何有于考工制器也雖天變屢書
遂乏庀材歟食不勝食而用不勝用可見歲祲非凶人耗為凶思可支
何如思可久末逐非富本計為富戒民怠久必止民貪所謂利多于民

而不必民之加多也。

上領章意以為波瀾。下留法制未備以為針線。而思致必新警。風藻必十稚。非時下依口學舌者所能。

不違　賀

不違農時　三段　王世顯

君誠盡心于民、當知食用之原矣、夫物治其所生、鮮不贍者、農之于民大矣、洿池山林、亦何可不盡心哉、嘗歎人君有衣食天下之資、而不知取也、以君養民則不足、使民自養則有餘、苟順乎天時、因乎地利、謹乎國制、萬物之生息、皆可得而權焉、撫禹甸而知墳壤山澤之利、皆為人用、其不惜盡力以遂生民之欲者、天之心也、天下之物任天下自為之、固有國者之所以為體、考周禮而見土木水草之事、各有深謀、其不惜盡心以安食貨之性者、聖人之法也、天下之物任天下自為之、而自耗之、非有國者之所以為心、國之本富、無奇能異術也、勤民于生穀而畢

方是自狀之利又對針移民移粟

不可勝食用說得聳

不違不入以持更聳

首段重講得體

其力也豳風而既陳矣農未有不知時者其君罔聞知則非農之罪也（時在農不違責在君法制未備先清君心自）

人君震動恪恭于上有司勞來于下則土不曠而民不游時之勿奪也（是至理）

而臣遂以為食之不匱焉何哉天下為之而不憂其不生生之而不憂

其不足者莫穀若也臣所慮者時難得而易失也過此非臣所慮也嗟（穀自本之盡心只在不違耳文氣殊吉以漢文）

乎推愛農之心以愛物何物不阜哉如有魚鱉非猶夫穀之不再食則（渡下有法）（又帶上分輕重）

飢也然苟欲厚其生則數罟可慮夫四寸之目誰非澤人所悉者自人

君無薄滋味之心而漁師復借池澤之賦以取怨于下而鮫師始困也（擴節愛養之源在君心有本之言）

寔能使之不入焉蓋不待四靈為蓄而魚鮪知其茀稔矣至于林木非

猶夫穀之必耕耨而獲也然苟欲全其利則斧斤可虞夫冬夏之制寧

非工石所審者自人君無重興作之心而百工復逞淫巧之藝以析之

勾明而樵採始病也寔能使之以時焉蓋不待計及十年而樹木知其

蕃廡矣此三者原處有餘之勢而法但妨其不足故物產日增其數而（收義精練）

立制無多此三者皆有至大之功而事涉乎纖悉故仁政務養其原而

美利斯溥王而忽此始勤勤于荒政矣（頓首節結有邊致）

布局用意着筆皆高古不凡其氣骨異也當法制未備時即撙節

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為民物之害

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可議法制耳三段都責歸君心真儒者

至論時文少見及此

不違　王

省刑罰薄　長上　葉方恒

歷舉仁政、君民同致於仁而已、夫刑歛寬而不仁之具去矣、然後耕耨以養之、孝弟忠信以教之、仁不已同於上下哉、且夫求國之強者在先同其人心而已矣、人心之聚散何嘗乃樂生願富去逆效順之意、雖今日猶古也、而今日之政所最患者往往禦敵則弱而殘民則強強於為貪暴之謀而弱於為富教之計是不戰而民已亡不亡而民已寇也、王如先仁政、亦取時政而計之乎、論政於多事之世、如古者措刑捐租之盛、勢不可以遽臻、而治先去其泰甚則罪之猶以為仁心賦之猶以為仁術、論政於寡禍之餘、如一切井田學校之事、勢不暇以遽復、而道先

罵淨刻毒

射來勾如弩之張

切省薄

戊戌

定其規模則野不使有不仁之土甿不使有不仁之俗請議刑罰政之
苛也非徒不能生人而亦不能殺人何也法律之設惟文簡故使人易
（以浮閑中也）（快論）（省字精切此漢高三章所）
曉若條緒繁多哉一事兩端而奸吏得淆其輕重故欲寬善良無如省
之便欲禁殘暴亦無如省之便請議稅斂政之橫也非徒不能與人而
併不能取人何也徵求之令惟力寬故使人易供若追呼紛擾或額外
（儒者之言）
數加而正課必至於不足故欲裕民財無如薄之便欲豐國計亦無如
薄之便然而國雖富可以貧者患在兵與農分也戶口日耗小民已不
（透徹世故言有寔用）
足於開墾而又大半役以兵興故膏壤不得不鞠為茂草則莫若撤兵
而盡勸之以農教以深耕而人無曠土教以易耨而土無閒人種蠶不
必盡惜墾田不必盡稅第令積穀藏於民間即內有無費之利而外有
積貯之謀然而人雖衆可以叛者患在士與民又分也疆場日爭壯夫
已不足於休暇而又什九惑于淫衺故良民不得不化為奸宄則莫若
率民而盡誘之為士教以修孝弟而入有以順父母教以修忠信而出
（看其對仗）
有以報長上去暴不患其柔去偽不患其愚第令禮義漸於人性即民
有各相救之勢而國有不可散之形由是而之焉俗愈醇國愈實刑可
措租可捐也經界治人才出井田可復學校可興也矧區區秦楚而畏
之哉
練散碎而為整鑄層蛻而為平絕不露搏捖之迹末句不以拖逗為

奇而自然呼吸相逼妙品也○註云民得盡力于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則深耕句與壯者四句相對非變體也但難其多寡不倫耳此却正于屬對處見長

省刑　葉

省刑罰薄　五句　沈世奕

民力裕而教可興皆以暇為功者也夫非省之薄之則民即欲修焉而不暇者此仁政之所以大哉今世主之欲國強也恒急急則強之事反必略焉王者之使民強也恒裕裕則強之之事無不盡焉夫略之則宜急者必妨矣盡之則能裕者不虛矣此仁政之說也王今日者發憤為雄方欲集富強之策鼓壯勇之氣為馬陵河西之舉振厥聲威乃有以根本之圖為王進者曰清爰書曰蠲國賦曰課農桑曰興禮義於是乎囹圄扞狴空于國也悉索敝賦免于朝也襏襫藨蓑之儔勞於野而仁讓誠樸之風著於俗也而王果一一能之乎王必謝曰予不敏不暇

（始末句擒暇字語勢軒舉）

（全提恒法耳而有峭蒨之致）

（古態弱起暇字奇）

為此然而竊為王計之矣刑罰王之刑罰也省之者王稅斂王之稅斂也薄之者王耕耨民之耕耨也而得以深之易之者亦惟王夫民豈不知君國之艱難而詳刑有慶抒軸無歌蒼生乃盡力于荷鋤秉耜之下王豈不念邦家之多故而簡孚不事饋餉無需君民乃優游於俶載南畝之餘斯日也民則暇甚雖然竊又為王計之仁者之使民也寬其時必盡其力故老弱銳耗無足重輕也而緩急是圖終當付之年力可恃之人逸其氣必耑其教故拳勇技擊皆可募集也而仁義為師斷無猝然苟成之理此王者用壯于暇之中而修孝弟忠信于刑賦既寬之後也夫臨陣無勇非孝疾視無勇非悌無禮不逐非忠許國不誠非信吾不知王何以得此皆民也則試為王詢之曰爰書清乎國賦蠲乎農桑課乎禮義興乎士必曰賴有此壯者其知所報

此題取勢以逼可使句時所同也但題義逐句生來滾揔說不清層次又失勢部伍侵薄機局環旋如短兵巷戰殺人如草不聞殺在剽悍而不在馳驟也○下文尚有入事父兄二句孝弟忠信下轉語不得看其收攔不溢分寸

省刑　沈

省刑罰薄稅歛　谷應泰

去其已甚民遂無重困矣夫刑罰稅歛縱不能盡除亦安可弗省弗薄也是所宜先施哉今夫求勝於天下者求無勝於民而已操得為之勢何所弗加然勝在民而不勝在天下君子傷之矣與我共國者惟民奈何以威驅也王有意施仁政其一在刑罰矣古之仁人懼不類之干士師也欲以刑期無刑於是乎刑立即懼刑之虧人體也易以納鍰民用緩死於是乎罰立及乎呂侯之命不用於強藩而列國各以其意為刑罰方且羣致其酷曰嚴誅之下勇公戰贖金之利饒甲兵使有以省之說告之者彼且以為不知強國之術者也王庶幾慎之多赦以倖有罪

刑罰分疏精確即見省字意妙

帶耶未曰有致却不覺其侵綽

省薄皆兩

良法所不必為而淫獄以逮微罪聖朝所必不出罪疑惟輕寧失察毋過察威無敢作寧速獄毋留獄使兩河之間鰥寡不宜于岸獄良民不盡於束鈎則負愆初釋之日皆君寔生我之年矣其一在稅斂矣古之仁人不能辭秸稾以自奉也兼貢法而取什一於是乎稅名又恐稅之必取盈也司稼徹田秋布斂法於是乎斂名及乎阡陌之履不正於職方而列國各以其意為稅斂方且交征無藝曰履畝之後足丘乘計戶之入繁丁男使有以薄之說告之者彼且以為不知雪恥之圖者也王庶幾損之藉田之外無取先民亦所不能而公田之外妄增賢者在所必蓮有年自古寧肥民勿肥吏薦飢或告寧捐九勿餘三使兩河之間賦貞不擬於漆林藏種同樹於瓜華則棧車不瘁之時即十年生聚之道矣蓋民之避法甚於避兵〻可以或不及法則無不及內盡其民以為敵幸可乎古之人合兵刑于在泮而皐陶即為虎臣維省之而後可兼之也民之苦賦甚於苦兵〻可以或逃賦則莫可逃內空其積以遺敵禽可乎古之人藏兵法於井田而巡稼總以武功維薄之而後能裕之也仁政莫先此哉

（是孟子行助本旨）（是彼惠王用兵雪恥之意）（宏議華章）（痛切之言）

（恐淺經術之餘）

數赦非盛世之典捐租亦黃老之治數赦養奸必有重法捐租難總必有橫征省之薄之只是得其平耳稅斂旬得徹田源流歸行助素懷本領更大細儒無從下手若映射用兵猶其餘巧耳

省刑　谷

省刑罰薄稅斂

錢世熹

兩去其太甚而仁政舉其大矣蓋刑罰稅斂不可廢尤不可過也省之薄之豈非仁政之大者乎孟子告梁王曰人主欲得志于天下而不恤其民斯無與共事矣所謂恤民者非有以生之也勿殘之而已非有以益之也勿損之而已蓋數國不能殘吾民所患者吾自殘其民數國不能損吾民所患者吾自損其民王如施仁政則有二焉一在省刑罰刑罰者所以禁奸保善原非不仁之具也而後世乃以行其不仁且有策酷烈于數劒之餘者曰強國必樹威威弛者玩于是崇法律之書任武健之吏法以內之文致日深法以外之比附日密而民乃救過不給矣

（使貽省薄之意）（俱對針雪恥而言）（妙焰槩事）（翻省薄弊）

今日者即不能概從縱舍仰希刑措之風而由今之法行今之仁獨無可省者在乎取國典而商定之釋其疑誤以昭用法之寬去其繁苛以示立法之約此非專為民也將大用之于鋒鏑即不得小用之于桁楊不然者有刑復有罰其糾民者已詳而復加之淫逞民有計殫于趨避耳王又安得而用之王誠以念長子之心念百姓則擊斯之下其傷人骨肉者何限有不求疎濶而自疎濶者則省之便一在薄稅斂稅斂者所以裕國足民原非不仁之事也而後世乃以肆其不仁且有議征榷于軍興之際者曰強國必多蓄蓄寡者危于是講掊克之術寵心計之臣賦以內之誅求日迫賦以外之條例日增而民乃輸應不遑矣今日者即未能悉罷催科遽修什一之制而由今之賦行今之仁獨無可薄者在乎取國可而裁酌之寬其取盈以行吾賦之正汰其溢額以明吾賦之輕亦非專為民也將大用之于澤祀即不得小用之于萑葦不然者有稅復有斂其取民者已厚而復益之橫征民有力盡于輸將耳王又安得而用之王誠以痛失地之心痛百姓則追呼之下其蕩人家室者何限有不求節縮而自節縮者則薄之便二者行而仁政之大端舉矣

（省薄有會寸）（此二語取下太着急義便有病）（曲折有迂闊下數句神理俱動）

（如此閱帶章義便佳）

筆筆從制挺撻秦楚由于壯者暇日逆想入來全理生動○省薄二字正對陷溺其民者講救民急政惠王亦陷溺之屬也故下語須如

此有分寸老筆紛披無一點羞澁軟媚之態

省刑　錢

壯者以暇　四句　張芳

善用民者藏其備于暇日而已夫民有暇日而忘其尊親非所以待天下矣故備之於未戰者詳也且人君負一國之貴勢何事不可得之於民抑思得之於民皆自為急而未有為民急者則皆求之於急而不求之於暇也夫求之於急而國之老弱能起而為王應乎則必在壯者矣有急是事之心而使隣國窺之者失也有急是事之心而使壯者窺之亦失也王如使政歸于仁民養于耕固無此患已何也不愛其力則壯亦可為老愛其力則老亦王之師儒也矧壯者又自為謀乎不勸其功則壯亦可為弱勸其功則弱亦王之材儁也矧壯者又先為備乎蓋筋

（從下文跌出暇字醒快）（先取下文側攫）（又從下文跌出壯字醒快）

力以為寶惡其驕也時日以為器懼其窳也及此暇又念其有不暇厲厥修亦率其有不修而王抑且下令曰國之中有修而孝修而悌則有餘者乎是天之所設也不為寡人也寡人之所愛而嘉也國之中有修而忠修而信則有餘者乎亦父兄之所教也不為寡人也寡人之所敬而儀也而當其時已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矣在膝也有嬰兒負劒也有孺子不過遵王之路早作其肅而晚亦受其安作詩者有棠菱獻頌者有羔樽要以敬民之彝志作其蒸而氣自生其順愛其力者力之所以用也勸其功者功之所以成也力用而不知其所以用福祿徧遺於群黎若此真民之暇日功成而不見其所以成君父悉歸于一人若此真王之壯者所謂不求之於急而求之于暇也而民之自為急則得矣而王之自為急亦得矣

（故蓄下可使之勢妙有姿致）（修煉古茂）（古文氣局）（句狀暇日壯者作信）

通身氣力只注可使句却都用意思筋骨取之不同挑動陋套直是龍跳虎蹲○若重衍下三句頗可張皇然與可使句轉彎抹角神氣離索矣此文只在壯者以暇日五字着精神故骨節皆靈

壯者以暇　忠信　夏長泰

道民于惇行者、惟能予之以暇也、夫民不謀生、亦安能謀性、自非予以休息、可遽望以孝弟忠信乎、故惟暇日能修耳、且世主亦慕教化、而卒以澆悖罪民、夫民則何辠乎、自昔司徒敷教必俟功叙既歆之餘、而比戶可封、乃在修和惟冒之日、則所以興民行而敦古處者、匪獨俟其率、蓋亦俟其暇也、刑斂息而耕耨勤、乃可以謀壯者矣、長老已不及寬饒之俗、而壯者之生也、晚日習于刻深之令、則教化之不被久矣、且衰晚正多咨怨之情、而壯者之氣方剛、憫然于君上之非、則憤盈之不輯深矣、既不得有暇、彼將自求暇也、豈惟自求暇、亦將有所用其不暇也、又

振暇字典推絕俗

就梁恃壯者之情

事提倣確切

精論諫勤

安望其孝弟忠信哉何幸而有此暇日也公府無事俯仰無累田家作苦之餘其善心有油然而自生者矣此孝弟之資而忠信之藉也朝廷若無禁令田里知有桑麻俯仰寬然之日其不善之習亦有隱然而漸之者矣此又孝弟之衰而忠信之薄也則務其所以修之者夫門內之節病其太朴朴則非凌則玩委巷之習病其習巧巧則多詐多虞朴者以文修之觀于黨塾聽于閭門而習其唯諾拜起疾徐先後之節故農可為士也巧者以誠修之土物心臧游惰是戒而務于守禮循法急公後私之為故厚可革薄也斯則所以修其孝弟忠信者哉謹子弟之文于歌豳息蜡之後動于歡欣而不束于拘迫所以刑清政簡即已該其意于禮文而非盡師儒之督責則若壯者之自為修也而朝廷初不居德禮之名責秀良之行于蕩佚簡易之朝教令不煩而率從自易所以休室築場即是養其身于庠序而不妨伏臘之歲時則非壯者之自為修也而太平實與以舒長之日然後壯者乃可得而用矣

從章意取壯者情事乃切從上三句取暇日脉縫乃密從耕耨中取修字實際乃真綰上留下法既精細思力又沉雄文氣又稚秀可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矣

壯者以　夏

是心足以王矣　華亦祥

大賢欲致君於王而動之以自有之心焉夫君心為王業之本第患無是心耳有是心而王固易易也何不足哉嘗思人主誠加意於斯民也（捺華直句保四海逆轉有力）有一民之偶遺不可謂非明王之感而有一念之自動不可謂非興王之幾故即眈然在中而常全乎天下之量焉（接上文口角宛然）以羊易牛是固王已有之心也因一日隱微之動而忽有是心是古帝之及民者甚大心已操其能大之勢也而天懷可予以謨烈之隆舉一事性情之感而寔有是心是興朝之被民者甚全心已立其善全之本也而隱衷可命以功名之盛（已伏善推意）吾甚重乎王之有是心也吾又難量乎王之有是心也即以之保民

（伏加彼意）

而王何不足焉民之所以通而不隔者恃是心也是心在昔王為無待（分寸斟酌井）而存之心在我王為有感而發之心夫有其發之而此日之夙夜固已（然）為萬民所係屬也其心之起于是也可以觀王業之始事其心之無不（又伏）起于是也亦可以觀王業之究圖則所為進斯民于安全者取之一心（下推字）而至足之勢在是矣民之所以合而不分者賴是心也是心在古王為（都為下文伏脉）廣而能運之心在我王為微而偶覺之心夫有其覺之而此時之宥密固已為萬民所關切也其心之見于是也可以知王治之所自出其心之無不見于是也亦可以知王治之所自通則所為予斯民以樂易者本之一心而各足之道在是矣此知王化之成不可見原即是心之內

實有不容已之惻怛而百年之化已見于政教未形之先則王道原無（伏舉心加彼全旨俱現）近功而是心亦即近以舉遠也而何涵育之弗周此知王猷之錫有自造不過是心之微誠有不能息之懇惻而百代之猷遂造于利濟初萌之日則王事本非淺量而是心亦由淺以致深也而何生全之弗遍然（分別井然）則湯武能有是心而純之以德則王桓文非無是心而雜之以術則伯王曷加之意焉

緊接上文語寬一步不得總冒下文語侵一步不得說其於急口中求鬆於虛位中設伏有從容馳驟之樂

而王何不足焉民之所以通而不隔者恃是心也是心在昔王為無待（分寸斟酌井）而存之心在我王為有感而發之心夫有其發之而此日之夙夜固已（又伏）為萬民所係屬也其心之起于是也可以觀王業之始事其心之無不（下誰字）起于是也亦可以觀王業之究圖則所為進斯民于安全者取之一心而至足之勢在是矣民之所以合而不分者賴是心也是心在古王為（都為下文伏脉）廣而能運之心在我王為微而偶覺之心夫有其覺之而此時之宥密固已為萬民所關切也其心之見于是也可以知王治之所自出其心之無不見于是也亦可以知王治之所自通則所為予斯民以樂易者本之一心而各足之道在是矣此知王化之成不可見原即是心之內

突有不容已之惻怛而百年之化已見千文之大多先則王道原無（伏舉心加彼）近功而是心亦即近造不過是心之微誠之日則王事本非淺（分別井然）則湯武能有是心而王曷加之意焉

緊接上文語寬一求鬆於虛位中設

呂留良字晚邨
明末人
天蓋樓文稾
四書講義
青天題觀略評
可與新定四書文
選參看

上獻之錫有自造于利濟初萌全之弗遍然之以術則伯

其於急口中

是心　華

言舉斯心　四海　馬大士

惟心無間、咏詩而識推恩之旨焉、夫恩由心出、豈有間于四海乎、舉斯加彼、詩不言推而推無餘事矣、告齊宣曰、臣言是心之王、非謂心之已盡于斯也、大要以心見心、而心之本量出、即以心如心、而心之全量昭、古之人有行之、古之人有言之、天下雖大、即何不在吾舉念間乎、吾今誦思齊之篇、而知詩之善言心也、當其肅廟雍宮、豈敢以倫紀無愆、遂矜言康保之烈、然勢有待者、心無待也、浥彼注茲、懷好音者、不越深宮之寤寐、當其理情正性、何嘗以燕私克慎、遂抗言定保之功、然境有漸者、心無漸也、左宜右有、頌孔邇者、不出當體之痌瘝、言舉斯心、加諸彼

斯心來脉去洛朗然

徐向上文派引言字仲氣

疑加字細

紹保民

疑推字

更細

而已夫心之體量何極而可概之以斯心之包并何涯而可概之以彼心之取攜自遠何可勝窮而可概之以舉心之漸被無方何可勝數而可概之以加由是知人情之大可見而四海之廣不外吾一心也雖然

（逆勢落四海截住）

（却又逆擊出推恩有力）

四海何易言保也四海望恩于一人而不如其願以酬之則有餘者在四海而不足者在一人四海望恩于一人而僅如其願以給之則無餘者在一人而不足者還在四海雖然亦顧其推恩何如耳誠推之而恩之所已及求之心而無憾焉即恩之所未及亦求之心而無憾焉謂繼此之終無弗及也故可與四海共臻于仁壽而樂吾心之吉康亦可與

（落句得勢）

（此中有字後次第在己含善字）

（歟心字酬之）

四海相忘于膳寧而服吾心之正大誠推之而恩之所既周天下恃吾之恩焉即恩之所待周而未及周天下亦恃吾用恩之心焉知繼此之終無弗周也故可出吾心以廣其鞠謀而四海深父母之戴亦可合譽心以平其嗜慾而四海安覆載之常推恩足保不永詩而憬然其故哉是以心不能舉則恩亦無由彰故愷悌之流實本神明之無已恩不能推則心亦無由遍故天良之動賴有漸被之無方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矣

（后文盡己包括）

（層次）

（分明）

自此以上但切指出心字自此以下反復盡說推恩此正其轉紐處也承前隱後理法周匝加字輕推字重加字龍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下又添箇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幼人老幼寡

妻兄弟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殺次第已具後半隱含妙義正見足以及三字中有親〻仁民愛物層級實際在不是一念圓覺普度衆生也

言舉　馬

使天下仕　四句　葉方藹

合衆欲以成王欲其權在乎能使而已夫天下不同而所欲則同有以使之而仕農商旅不有操其必然者哉孟子曰王為臣言大欲臣以非一人之欲為大而合天下之欲以成一人之欲為大夫天下之欲安必其成一人之欲則以天下之欲非一人不能使各得其然故攬天下之勢在乎欲而攬天下之欲之權在乎使臣勸王發政施仁豈誠無見于天下哉天下之大略在收人才汝翼汝為則有仕者天下之大本在重農計我疆我理則有耕者天下之大用在通錢貨天下之周行在平險阻操奇贏賦周道則有商賈行旅王將牧天下之大略為仕者計曰有

根大欲有關目

借欲字轉落使字如層崖斷石

做兩層點過以開欲字使字馳驟之

王之朝王將重天下之大本為耕者計曰有王之野王將通天下之大用平天下之周行為商賈行旅計曰有王之市王之塗顧王之朝與野（此一段借王之二字來感作勢）市與塗非不求此四者而終難致此四者四者又未嘗不樂于朝與野市與塗而未必樂于王之朝與野市與塗則以四者之各有其欲非得其欲不可致而特患王無以使之也（轉掉如峽中長年）無以使之仕者隱矣耕者散矣商（又作反正醒使字）賈者歎譏征行旅者嗟淹滯矣王之朝與野市與塗遂成一派而無輔之勢有以使之仕者彈冠矣耕者錢鎛矣商賈者肇牽而入行旅者接踵而至矣王之朝與野市與塗遂成一衆所必往之形于此之時論其身之所及不必皆立也不必皆耕也不必皆藏而皆出也而論其心之所致皆欲立也皆欲耕也皆欲藏而皆欲出也欲散在天下非王使之孰能使之使之權在王非發政施仁以使之人何道以使之是惟一人不自有其欲始可以使天下之欲既能使天下之欲決無不得一人之欲發政施仁何負于王何負于王之大欲哉（掉轉首句合法）

四句看來累墜此止見得使欲兩字遂令四句空諸所有一往排折而下未盡語氣輕輕歇拍此舉重鼎而色不變者也

使天下　葉

是故明君　節　笪重光

因民心而善導之、不遽求之於民也、夫民有從善之心、即恒心也、而必先之制產始、惟明君其知此哉、且民之有心、經數聖人用之而不變者、乃知不可執其已變之民而遂議其不變之心也、有仁人者出養民于士之外、而不見其易、率民於士之內、而不見其難、天下於是誦明君矣、明君者明於天下之勢、不可以逆而治也、人主躬行草間、與小民悉其甘苦、則媍子之私、不下堂階而謀之審矣、故其定為規畫者、雖在一日、而有久道之成、誠有以窺其緩急之故也、明君者明于天下之情、不可以拂而取也、下民旅進闕廷、與天子通其利患、則里門之意、無俟巡方

根恒心說入名聲

明君二字時子不略過亦止是斗奐閑文耳此獨見洗發

故字獨見

而薅之蚤矣故其曲為經理者雖屬富強而有大化之美誠有以識其利導之故也蓋民終事治其一身始事治其一室治其一身者欲民之多憂〻則烹葵祭蜡之餘不敢有沃土思淫之意治其一室者欲民之多樂〻則子弟田疇之誼益深其安土敦仁之心吾獨歎民有父母民自事之而必待君之使事之也民有妻子民自畜之而必待君之使畜之也力能為長厚之行而智不能謀饔飧之計嗟乎斯民獨能無累于上歟夫民之所賴止能望歲耳大有不時書而無年且屢至彼不敢以室家之事責之于君又何能以盈歉之數冀之于天乎嗟乎斯民亦何

蕩出使字

頓宕開闔皆古文神韻

一筆摩轉

幸而遂明君之世也君不自有其家而以民為家焉民不有思于天而以君為天焉通百姓養生之具皆賴于朝廷則謀生不給之情不得有托於師儒之側舉父老祝祀之懷各與以優渥則飢寒切身之說不得矯語于遒鐸之前從善之輕豈關驅使之故耶乃知民有其心知其不恒而憫之不忍量民之隱者仁人也民有其產求其可恒而給之不敢奪民之力者明君也故民之為道至今可引繩而議也

今也節在下反說不得制產之政在末節寔發不得斯獨能遊戲自在頓挫劉離只是〻故必使幾箇虛字做得有意思耳

是故明　笪

是故明君　節　張芳

民輕於從善則明君使之者至也夫從善而無其樂是上之不明而使之未神矣明君一制產而民從不較然也哉今夫群天下之民而溥被其愛利者謂之仁人群天下之民而洞愜其幽隱者謂之明君仁人者予民以從善者也明君者予民以從善恐民不得從善而計畫之稔者也有仁人之不忍罔民而利導其恒心即有明君之周於使民而定制其恒產職是故歟所貴乎明君者謂民有父母而能使之樂有其父母民有妻子而能使之樂有其妻子且飽食其所喜也而能使之永遂其所喜死亡其所惡也而能使之曲避其所惡甚盛美矣而明君之於民

即分清筋節

一筆旋轉

能人賜予能家瞻乎能歲盡豐穰而物無疵癘乎曰不能不能而卒俾風歸餘古壠有康謠是遵何道也則制民之產而已矣制民之產則必使仰無嗟俯無怨樂歲凶年俱不能災而已矣而非一制民之產則遂足以畢明君之事畢發政施仁之事也然一制民之產則固足以愜明君之心愜發政施仁之心也夫知其始即知其終之謂明見其表人見其裏之謂明能生之能成之之謂明能養之能用之之謂明是故樂有其父母而後樂有其君樂有其妻子而後樂有其國所謂知其始即知其終也而為善于國不如為善于鄉為善于鄉不如為善于家所謂見其表人見其裏也且夸者聞非類而不就則聞善類而就矣樸者見異物而不遷則見善物而遷矣所謂能生之能成之也而人情以為困制民有伐樹殺獸之恥矣化國之日長則民有君子國士之樂矣所謂能養之能用之也豈必其驅以善驅民哉而從善之輕固非上不及此則誠明君則誠仁人哉

明字與吾悟句機鋒相值人與仁人體用相通知周萬物乃足以成仁此至理也從明字中發出仁人許大神用絕非時下叫呼名號套頭文勢亦橫甚峭甚

是故明　張

然後驅而　二句　陸綠林

民易於從善、有操其先者已、夫善固民之善也、然而不有以先之者、民宜輕於從乎、且夫不察於難易之機者、不可與致治、不審於緩急之數者、不可與操術、是故世主所急、明君之所緩、其緩也若置之焉、乃世主之所難、明君之所易、其易也如取之而如攜之焉、蓋吾觀于今日之民、其習于不善也、亦已多矣、民雖不善、而今之為民上者、其欲民之善也、亦已甚矣、豈惟欲之、亦已驅之、驅之者謂民之從之也、然而未必從也、不從則與不驅等耳、亦未必民之不強為從也、強為從又與不從等耳、夫唯明君知其然、故其心未嘗不欲民之善也、而其圖謀于朝夕者一

（輕字意足）（然後意足）（全提倒捲如旋風攪雪）（然後二字前摩又蕩得）

勢

似無意于民之善也而有一日焉民已移心矣則已善矣民亦何為而自善也哉其心未嘗不欲民之相從于善也而其區畫于閭閻者一似無意于民之從于善也而有一日焉民已象指矣則知從矣民亦何為而自從也哉

此處不直接又出驅字作波瀾住

雖有盛世之民不驅之善民亦不善且夫明君之驅民之善亦非大有異于世主之驅之也其象魏之所布猶然此令甲也官司之所守猶然此法制也而起而視其民民之耳目若較為聰明焉非喻之而不聽也民之手足若較為便利焉非導之而不行也民之從善如此其輕明君何以得此于民也夫獨不曰民之仰有事而俯有畜者在其先乎民之樂歲享其樂而凶歲忘其苦者在其先乎而更有為之先者則明君制民之產也彼民也既已優游于父母妻子之前何難鼓舞于詩書禮樂之際既已恬愉于春祈秋報之日何難勸勉于飲社讀法之時故人君有操術于此而收效于彼隱其意于不言而彰其化于共著者則所為審於緩急之數而深于難易之機者也謂之明君不亦宜乎

輕字形容入妙

又宕一句逼故字

然後二字不僅焰上文有末節在驅善不是民自善有庠序之教在若二字一出其勢便竭驚濤危巘節節遮攔空中奔注停蓄最得急脉緩受之法

然後驅　陸

獨樂樂與　兩段　朱訓誥

取樂之甚不甚者兩形之使之自得其情也夫以人視獨則人為甚以衆視少則衆又甚非此不足以盡樂之情也而王亦既有是情矣且天下有一事焉起于一人一念之間而極之天下無有外通之古今無有異斯其量有甚全矣量全而不克如其量以全之是隘吾量也隘吾量而并疑量之未必有其全幾何不自昧其情乎夫誠即常情而一審焉當必有暢然于懷而自信者也好樂之甚王固欲聞之乎抑思古來盛德之作理則先王之理者情則恒人之情使與攷律數之所始當有不識其理者矣試與攷常情之所安而有不明其分者與古來美備之遺

虛咽好

空中單定

淺說入情

都在題外洗發指點

事關朝廟之[illegible]者心同艸野之心使與衡中和之所建或有不習其事者矣試與衡我心之自適而有不辨所從者與王不好樂則已王有其好也則固有所樂也亦曾取所樂者而審之乎今試與奏一樂或孤子而罔和則嬉笑者亦難乎為情或儕偶而相助則向隅者亦以之深慕同此移人之事而一則狹而難堪一則廣而不匱其狹與廣既分又試與奏一樂或寡徒而鮮偶雖雲和之響不可以格神人或更唱而迭隨即土缶之音亦可以等金石均此適意之舉而一則鬱而易盡一則暢而靡窮其鬱與暢又分使王之情而非樂之情也處深宮之中搏拊鳴琴亦堪自娛伊予情之既合何必念此茲坐鼓簧者使王好樂之情而非先王好樂之情也居華屋之下工師更奏亦足移情即唱酬之有徒何必念此萬夫同和者乃一聞獨與人之問而以為不若與人也再聞少與衆之問而又以為不若與衆也王之情亦大可見矣然則好樂豈有今古耶莫不甚于一無所共則莫甚于各得其和而既明于各得則樂不各得則不樂也不可進而圖其無不得者哉莫不甚于鮮與為屬則莫甚于共致其情而既明于共致則樂不共致則不樂也不可極之于其無不致者哉

兩問自是必然之理不如此應不得孟子故布勢以逼醒齊王此文亦故布勢以逼醒題氣得蘇氏父子讀孟子法

獨樂　朱

今王鼓樂　後節　黃與堅

設言同民之樂、極天下之可樂者也、夫猶是鼓樂田獵耳、而與民同者則有異、然則同民之樂、〻誠大矣哉、且天下之所貴乎人主者、正以其能合天下以為樂也、則極為樂之量、誠莫過于人主矣、上之人初未嘗易娛快而為焦思、下之人不覺已易詛謗而為頌禱、是故自前觀之而一世所見為甚不樂者、即其自今觀之而一世所見為甚樂者爾、不與民同樂者若彼、獨不可反而言之乎、反言之則不必易臣前者所言之王而為臣今者所言之王也、王猶是王而已、且不必易臣前者所言之百姓而為臣今者所言之百姓也、百姓猶是百姓而已、王猶是王則王

輕圓宛合　筆情篇奕　接得緊拍

而鼓樂王之鐘鼓猶是王之管籥猶是且因鼓樂而及田獵王之車馬猶是王之羽旄猶是也百姓猶是百姓則王而鼓樂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猶是且因鼓樂而及田獵百姓聞王車馬之音猶是見羽毛之美猶是也乃臣驟而覩其狀其狀則有異徐而察其聲其聲則大有異蓋一則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再則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嗟乎王何以得此于百姓哉夫使王鼓樂而百姓不鼓樂王田獵而百姓不田獵則是王自樂百姓自不樂非此日之樂也即使王鼓樂而百姓皆鼓樂王田獵而百姓皆田獵則亦王自樂百姓自樂猶非此日之樂也吾思此日之樂王以為吾自行樂耳而百姓以為吾欲令王無一似乎鼓樂田獵皆百姓代為王致之者吾思此日之樂王以為百姓而樂吾始可鼓樂田獵耳而百姓以為王而鼓樂田獵吾輩始樂一似非鼓樂田獵不足明百姓之愛王者則王之平日所以待百姓者可知也則百姓之平日所以感王者可知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然而王猶是王也百姓猶是百姓也

冷語閒情做作入妙是韓詩說苑得趣文字○孟子描畫出兩種圖形歆動齊君耳與民同樂不與同樂自在平日有實致在只借上文相形指點最得言外欲傳之妙

今王　黃

樂天者保　合下節　錢肅凱

保有未可易言者、咏詩而得其旨矣、夫保天下、與保國雖殊、而本於得天則一也、特保之詩、可節取而頌矣、昔先王衆建諸侯、使之大小相維安危相恤、非特王制爾也、蓋皆有天意焉、後世不察、乃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而不審夫克享天心之本、則亦過矣、夫有帝王之略者、必出于相容、蓋有餘地以託人、而不忍輕見其過、懷根本之慮者、必始于能忍、蓋有深謀以自植、而不敢輕試其鋒、若是者皆天也、使大國而日以兼弱為心、天亦何利有此大國矣、夫教其不及、恤其不共、凡吾之所以撫柔之者、無非體上帝求莫之懷、而初無自矜雄長之意、吾樂天而小國乃

甚樂此樂天者也不足以保天下也哉使小國而日以啓疆為事天亦何惜有此小國矣夫外修職貢內修備禦凡吾之所以敬共之者亦恪守先王分土之訓而并非苟安旦夕之謀吾畏天而大國亦心畏此畏天者也不足以保其國也哉此其事莫著于我周爰考胥宇契龜之年身經多難者數矣亦惟是輯和我民人以無干大國之討兢兢罔失墜耳不數傳而蹶生肇于式廓裒對極于敷天明堂宗祀告類上帝可不謂榮焉爰作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或者謂周王保天下者也其言畏何也豈非明威之不假易而戒懼之不可以怠哉故因其可畏而畏之如太王者是已始基清民者不以大國之我棄也而弛其積功累仁之志故基德十五而卒昌因其可樂而猶畏之則文王以下如歌我之詩者皆是已小心昭事者不以小國之我服也而肆其攻昧侮亡之私故卜年八百而罔替若乃不畏天威必有畏及[illegible]者矣欲自天佑之胡可得哉

樂畏分說引詩止及畏天不斡補似漏斡補則易犯自註俗法尋出太王與文王配合見周家畏天樂天故卒由保國而保天下仍是註結上文公案不用斡補而自足巧于法矣文更遒勁可愛

（文王以欲警振雄陳）

（到文王樂天見樂畏互舉意妙于斡旋文氣亦古健）

（顧結顧解）

（後太王畏天說）

（又用太王）

樂天　錢

樂天下保天下　張愈大

本天心以交天下、當不作鄰國觀也、夫天下自為國、而樂天者保之、豈曰交鄰、蓋以天覆之焉耳、且三古封建甚盛、諸侯羣奉天子以就之、兆民所以賴一人之慶也、逮其後自為帝矣、自為帝、遂不克相為保、而戰爭之禍日烈、是豈所語于樂天者哉、夫樂天者、以天為心者也、天心仁愛、願天下之康樂也久矣、資人之危以為安、幸人之害以為利、世主謂其利且安、而天則不利不安、抑天心正大、期天下之公溥也至矣、驅人于危地而後收救之、之功、貽人以害事而乃居利之、之譽、世主以為多功譽、而天則匪功匪譽、蓋天之欲保者天下也、樂天者同天、又安有不

○天○字○出○來○高○峭○

○焰○交○鄰○發○論○

○說○盡○五○伯○恃○天○處○是○孟○子○一○生○本○領○

保之天下乎帝王當混一之後澤及普天以是為幅幀之所屆也列在
侯封天下豈吾之事乎不知臨之以天〻下皆吾事也講信修睦天欲
之樂天者為之數世之兵戈息矣純嘏所以錫于下土耳帝王席全盛
之遺惠此諸夏以是為權位之所在也大統未集天下豈可易言乎不
知撫之以天〻下誠可為也龍光譽處天樂之樂天者亦樂之萬國之
歡心聚矣和恒所以徧于居師耳氣數遼逢其慘晦天亦有無可如何
之時而大德曰生賴仁主以挽天之運是樂天者輔天之所不違而并
不假天以賈譽也事屬與國痌瘝乃在吾身夫豈作而致之者哉人事
已極具愴擾天亦有安而靜之〻思而大度含弘賴仁主以揚天之恩
是樂天者先天之所不違而并不貪天以為功也羣呼父母悲號我所
獨聞夫豈勉而畜之者哉不為吾身不為吾之子孫六宇永歌我情怡
悅樂在茲也勿以德我而為之勿以怨我而不為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儀天志也如是可以交鄰國矣

按定交鄰寫出王者心術作用使五霸假仁假義磕着粉破保天下
三字不用張皇自然闊大

樂天　張

樂天者保天下

極仁者之量其心無不容也夫當其樂天安所得天下而保之哉然而其量固無歉矣故直就其心而予之嘗謂封建者聖人所以生天下之道也而後且以殺天下遂有謂封建非聖人意也是見聖人之法而未見聖人之心者也夫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主也者有定理而無定位也故聖人之法專屬之天子使天下皆可以小自全聖人之心公寄之諸侯使天下皆可以大相恤則得聖人之心者雖其地猶在封建之列而其量已超封建之初矣聖人之心何也天也得聖人之心者何也即所謂樂天者天為天下大共之天強弱咸出其中而弱必不能援天以統

促交鄙原頭說起所見甚高遠

柳州之論盡是功利私意未聞道也

無人敢道

出落不凡

（警快以大事小所以為仁也）

強者則以彼此之形強可忘而弱不可忘也至于強不能相忘夫弱而天下之弱者無托命之處矣天為天下自全之天強弱咸得為之而弱必不能奉天以戢強者則以攻守之勢強能安而弱不能安也至于強不欲自安其強而天下之弱者與天下之強者俱無小休之日矣樂天者固不然吾無利人家國之思則喜怒通于陰陽好惡協于皇極固并兼之術所不事也亦養亂之見所不存故攻昧侮亡在後世習為陰謀者聖王反以為萬邦之表正以是知與天為一則視樹私恩猶之其行殘忍也直推吾憯怛之誠而已矣而久已為駿厖綴旒之所不能外吾

（樂天寬際）（始下文說）（議論雄拔）（說得湛足見得高潤）

無陰行窮伐之志則式廓出于監觀仇方受于帝謂固利害之數所不明也亦得失之事所不諱故我陵我泉在後世據為己私者聖王反以為四方之依京以是知以天為心則視避虛名猶之其嫁實禍也各予以咸若之性而已矣而即已為海隅日出之所不能離故以列服而膺天位人以為其保天下在征誅後矣而吾謂此其得之也若夫保之則已久矣當夫錫以智勇而止用其寬生以聰明而止昭其德其輯寧于犧牲玉帛之間者何遠也及乎時至事起昔能容夫隣與者或不能容夫九有要亦行夫天討之自然則得天下而保之與未得天下而保之氣運有遲疾而事功豈有廣狹哉以六州而守臣節人以為其保天下在子孫世矣而吾謂彼其取之也若夫保之蓋前此矣當其聲色不大

（二比貼湯文說）（保天下只一筆渲沈）（警甚切定交鄰）（又照下文）（真講得圓滿）

而予懷益深知識盡忘而帝則益順其怙冒于儀型質成之際者何限也即其救災恤禍向克寬夫殊方者時不克寬夫小蠢要遣乎夫天載之難測則保天下而取之與保天下而不取機勢有異同而氣象豈有損益哉觀仲虺述帝命以釋慙而止詳推亡固存之事知萬國惟懷正天心之割夏祖伊因戡黎而奔告而但陳明威訖命之憂知純衷無欲即天意之翦商樂天之必保天下也抑又何疑

（論歸而確）

語〻是交鄰之樂天是交鄰之保天下正與上文湯文切合而氣象之高潤義理之精深直從太極圖說西銘中來非東萊同甫止齋正則諸公所及蘇氏父子更不必言矣

樂以天下　二句

樂天　楊演

即樂與憂之同民知非天下不以用其情也蓋獨樂則雖有國正以為身而共樂共憂則雖夫有天下而樂與憂皆以天下也可不謂廣焉孟子謂人主之情亦視其所置耳置之身則身置之國則國置之天下則天下言及天下則人主未有不欣然動容遽思馳騁乎萬里而視其朝夕之所悅怡所愁苦則曾不出闔闢之間〻有賢者亦不過封內自放達已焉疇能經營海內以自進退其情者乃以臣所云樂民樂憂民憂則計生全逐危苦猶是發教之緒而朝廷動容舉意若非小民身家之計而悲喜俱有所不敢且其樂君樂憂民憂則誦勤苦沐膏澤猶是感

（即取以字神氣）（天下字者迹）（此翻取以字反面最醒豁筆致高古）（承上樂民憂民一邊）

（承上樂其樂憂其憂一遍）

嘆之私而小民加額推心若非君上情志之通而欣戚俱有所不用然則非徒以樂自愉快也人主誠深宮曲房求以盡其歡斯罔不遂耳若窮簷下里思共鳴其豫則有擴然適志者焉（又跌以字醒窮）（側入憂字始章旨也）有蹙然惟恐不得遂者焉懽忻之際如懷宿憂抑鬱之中已有餘樂蓋人主席南面之盛所在庸心而寧得以偏端之喜獨求全也此則憂樂業竝存之勢也然則樂與憂非徒以身自周謀也（一比憂樂一比天下格奇）人主誠快意適觀思以滿其志斯不在遠耳若敬寡字幼欲共竭其忠則有推之身而不止者焉即又有推之國而亦不止者焉勢所不行而樂可行權所不在而憂悉在蓋人主擁蒸黎之頌無異推置而寧僅以一方之康自求治也此憂樂業竝存而皆廣於天下之勢也（天下着迹）吾因是益感其樂之溥焉廣宣德意則慈處深宮可行阡陌亦可而大都一人為千萬人樂居高而沛千萬人為一人樂集勢而亦沛也夫朔南東西道里所隔豈笑語可通哉而其忘崇卑而廓鼓舞之意則既以此吾因是益思其憂之大焉弘長睿慮則讌遊臺沼可存問閭里亦可而大抵一人為千萬人憂乘權而合千萬人為一人憂得情而亦合也夫山川河岳土俗所梗寧拂鬱並赴哉而其聯上下而通轉輾之思則既以此（以天下兼君民說是）（以字躍沿）以此致王何有而區區宮室之樂不亦隘乎

下語蒼勁生氣屈盤于行間如太白退之作近體以駢儷行其奇古意中無對仗在也油調家讀之口舌生拘定不知其佳矣○此是過

接語。以天下即是上四句。非民字外又推遠一層說天下也。評者謂說到天下。方與下五字相關。反支離矣。文有墮義在此。○註中總承上四句。則樂憂兼君民說。專主一邊者非也。此為合法。

樂民　楊

以一人合天下之情。而憂樂皆無私矣。夫憂樂視乎君。而必以天下為量也。有君如此。其誰負之。且夫列國之君。各君其民已耳。而吾謂天下之大。皆不可一日去于人主之懷。何也。理足以共信。然後無私。情得其衆應。然後有恃。天下挾其情以望得於上也。抑已久矣。茲於憂樂同民。庶幾遇之。謂樂獨在民。憂獨在君者。終非一體之誼。上與下無違心。蓋不啻家人之相倚也。相倚之深。而樂猶有私。樂憂猶有私。憂乎。謂民可見樂。不可分憂者。亦非大道之公。吉與凶有同患。蓋不啻日用之相喻也。相喻之深。而樂猶一人之樂。憂猶一人之憂乎。是知君固不必無樂

（是總承上四句）（過脉）（跌出以天下醒甚）

也當其樂之而已有可恃長享之理以我之長享者公其樂於斯民則發願在天下矣或深宮之德意以及之或二三賢士經營廟堂以及之惠行一方而漸暨於千百國此一時之天下所以不形於歌頌則播於風謠也然則天下非無故而為我樂也惟吾樂之以也哉抑知君固不可忘憂也當其憂之而實有無逸艱難之理以我之無逸者同其憂于斯民則貽謀在天下矣或宵旰之危容以卹之或賢人君子左右綢繆以卹之憫勞一域而哀痛乎千萬人此一時之天下所以聞聲而感激發憤而從君也然則天下非無故而為我憂也惟吾憂之以也哉憂之樂之初不敢意計乎天下以要結一世之心而情之聚者必以天下驗焉靈臺而效子來遷豳而無永歎天下人心亦大可恃矣而況當見憂不見樂之天下尤幸有我憂我樂之君今日體此意而出之遣我郊者知不僅表大國之風也且憂之樂之初不敢市恩于天下以姑慰當世之望而情之誠者必以天下驗焉豆區釜鍾非盛時之豈弟南行殢躍豈和會之聲詩天下人心蓋終未可邀矣而惟此民憂民樂之君復可見先憂後樂之天下今日效此意而施之遍爾德者亦何異布明堂之政也民無不得于君〻固有不得于民哉故曰王也

駘宕中自具沖穆之致○以字文法若云不以一身而以天下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只一字包兩層文之反覆盤旋得神只在一字

（從君說起）（并民樂收合）（以字致）（反覆泳歎是過接語氣）

樂以張

天子遷諸　一節　李鴻霍

先王無〻事之觀、舉夏諺而得其意矣、夫巡狩述職、省耕省斂、無不可為觀之事也、觀于夏諺、宜法者豈獨當日之諸侯哉、孟子引晏子曰、聖天子統有諸侯、以惠此萬民、一代天子所行之事即可為百代之天子式焉、一代諸侯所守之事即可為百代之諸侯式焉、後世思見其事而不得、猶可于當時之民歌衢謠中、見古天子諸侯盛事焉、古天子與諸侯民巖是畏恒深無逸作所之思歲事維艱時切咫尺天顏之惕亦安有所為觀哉、天子觀則必其遷諸侯者近是、諸侯六年一載見、又何煩警蹕清傳者、閱歷于衡華岱岳之間也、蓋巡狩也、而其意則巡所守也、

引誘大意兩層都映

反撲觀字亦補孟子正面妙有身分

根觀字懸浮活

辛丑

諸侯觀則必其朝天子者近是天子十二年一巡方又何煩輒瑞時舉者震疊于躬桓蒲穀之儔也蓋述職也而其義則述所職也巡狩則其事在巡狩可知也述職則其事在述職可知也雖然事有數歲而一舉者故天子與諸侯不敢寬數奏明試之典事有一歲而再舉者則天子與諸侯猶不敢高深居簡處之名時而春也其有不足者乎則省而補之有事時而秋也其有不給者乎則省而助之有事是事也自唐虞三代以來天子以之治其民諸侯凜之以為度未之有易者也而偶有得于夏諺夏先王荒度土功而後方皇皇焉民未休而何敢見為游民無助而何敢見為豫且列國羣侯又與我共補助此民者也果盡厥度無慾哉而民且或若喜或若疑而曰王不遊而吾何以休王不豫而吾何以助一遊豫而且為諸侯度噫嘻盛矣夫使夏之天子世世此遊豫百之諸侯世世法此遊豫吾知夏之人民且世世誦此遊豫未幾而五子之歌興矣以視先王巡狩述職省耕省斂之觀何如也

唐荊川謂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于溪徑之外則惟神解者可語予謂神解只在天然之度若俗人所見之度即非天然殆莊子所云不疾不徐有數存焉于其間者乎○前後插事字點情手也晏子孟子兩重精意都得

天子遠　李

詳舉夏諺而君樂為民樂矣夫遊豫固君之樂也夏諺不獨歌休助且以式侯度焉則其樂豈獨在君哉孟子述晏子意謂臣嘗觀君民同樂之世雖偶然之惠若令人有媚于天子之意焉百年之利或身被之而（補出平時仁政有識見）（有體要却仍是諺語落頭）（姿態風流）口不能指一日之澤仍心憶之而語不能忘蓋幾幸之詞也而頌禱亦行乎其間矣臣詳補助而述夏諺蓋夏之民以歌咏其先王者也其民（切）（夏事好人只是時諺耳）（又補此題）目不覩土功荒度之勞遂若忘胼胝之大務為往事而僅冀倖倌人之駕以頒見君王其民身不逢玉帛塗山之盛亦不必援王府之典則為明徵而即觀望屬車之塵以康我婦子其補助也夏民相與親其上而

歡告以為此吾王之遊也夫君子至止其不驚擾吾民亦厚幸耳而民若深慶其有此遊也又唯恐王之不有此遊也歌之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不知人主高居法宮其貽休于民者何限而小民不解直以余其利為感恩耳故謂晏處而勤政不若稅于桑田者之獲我心也其補助而遊也夏民相與親其上而歡告以為此吾王之豫也夫君子樂胥其于燕譽吾民不相及耳而民若深慶其有此豫也又唯恐王之不有此豫也繼之曰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吾不知人主蒿目焦勞其裨益于民者何限而小民何知直以遂其私為得計耳故謂日昃而不遑不若王心緩逸者之予我多也柳夏諺非獨此也君舉必書即此來遊來歌而一似不可多得民願至廣當其式歌且舞而猶望推及庶邦終之曰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若莊言之若推廣言之若謂此吾王之洋奐也歟哉無教逸欲有邦恃此志也蓋一人之慶也而亦萬邦之憲矣此吾王之愷悌也歟哉無封靡于爾邦恃此志也蓋百室之盈也而亦百辟之刑矣我意當是時大臣不必矢卷阿之詠而車庶馬閑樂親顏色夏諺竟何代太史之陳風君上不必觀無逸之圖而求寧求莫慶溢里閭夏諺直可當行人之誦志此所為君樂民而民亦樂君者乎

氣和而不軟調秀而不恬此稚俗之辨也○遊豫中補出補助前自有及民德澤夏諺後補結卷阿無逸儆戒遊觀正意此是文章有本

領身分處孟子隨事納忠如好色好貨皆是須知其經綸大用不在此

吾王不　鄭

其詩曰畜　君也　游東昇

紀詩辭而復繹之所以立臣則者至矣夫畜君有尤則古人何以稱焉而孰知其更進於好也因詩而繹之孟氏其有深思乎嘗謂人臣之於君有隱諷焉有直諫焉隱諷近于君之所順直諫近于君之所逆人第知順之不以為逆不知逆之正所以求其順而盡吾欲順之誠也齊之君臣既相悅而樂作矣吾從而歌其詩誦樂章而追復旦風高儀鳳之代矣然何以祥和之朝不廢吁咈之典則知播之金石豈同樂豫而好新聲遡玄德而晤化理無忘熙績之工矣然何以寬簡之日必存喜起之風則知譜之管絃大異師行而陳凱奏則其詩誠可述也言稱畜君

快思人出浮出雋

詩斜齊宮

總美何尤決〻乎其有虞氏之遺風乎不然何言之節抗而意安也一在
臣罪而嘉謨不進王鈇幸不必誅意乎此心何以上對也況乎其又無
過也故搏拊既揚之候君臣共聞此語而思之飾君非而颺言不章君
威雖不必逮隱乎此衷何以自安也況乎其又非謗也故律呂相宣之
後朝野共傳此語而樂之一雖然畜君誠難矣哉沽直名以招君過固不
足責矣即慷慨事主直抒其心之所是而無懈懷以達之亦何以見其
為弼亮之臣也乎若夫畜君者其言在逆耳苦口之間其心存忠君愛
國之內蓋畜之乃所以好之也一大凡世主之拒忠也始于多欲終于好
名多欲則好名之心愈固好名則羣臣又安敢指其欲而正之後能畜
者則不以君之不善之小也而或容不以君之善之小也而弗導拜賢
于廷正其自撫于心也即至上下無譽而搢珽者猶賡無忘艱難之言
是則可風也抑人臣之進說也始于容身終于隨君容身則隨君之念
愈多隨君則朝宁又安得正其身而匡之彼能畜者懼君之不能由道
也而調和之思不出懼君之不能去非也而矯烈之念亦形糾慝于朝
正其抒誠于己也即至宮陛歡騰而端委者猶謹勿納于邪之戒是則
可師也一奈之何為臣者托于不敢畜而以金為緘也奈之何為君者惡
于多其畜而以圭為瑱也

只如此說住不更透轉正意但指晏子忠愛隨事納規之妙而孟子

言下情思含蓄無窮從此得神風華跌宕中無非醞藉○此不是美其樂就其樂章中揭出以美晏子耳看題分曉

其詩　游

文王發政　五句　張為煥

周王有必先之政引詩而益知其當先也夫文王之民仁政無不及焉而必以四者為先咏正月之詩不益見其可念乎且人主蒞明堂而出政則愷澤所及固無不被之民也而尤必有先被之民故雖在侯服而懷保之恩獨期于當急咏告哀之什宜仁主之惻然動念爾窮民無告莫四者若矣文王于此將何如乎惟愷悌之心固無物不憂其如燬然受虐于王室者其情可念而受虐于造化者其情尤可傷也號為吾民而至不得與江漢之草木共樂其休和則所謂孔邇者安在矣原行善之志固無念不切于痌瘝然遇暴主而多困者其困易紓即遇仁主而

（貼四者法發入情）（風藻嫣然）

（先字剔出）

亦苦者其苦何極也均為吾民而至不得與臺沼之禽魚共霑其生養則所謂惠鮮者亦安在矣文王發政施仁所由必先斯四者也政不本于仁則具文慮其無濟仁不行以政則惠心懼其難乎文王所為不靳于發施也斯時六州之衆亦疇不在煦育中者而必以四者為亟亟焉

首句包涵原廣

夫文王之于民豈其有厚薄之殊乎而何以四者之獨深其軫恤有如是也仁而載之以政則意美而恩更明政而原之以仁則法良而德亦厚文王所為斷然于發施也斯時西土之人亦疇不在生成內者而必以四者為慇慇焉夫文王之于民豈其有緩急之分乎而何以四者之倍切其撫綏有如是也蓋惟先此四者故文王之世其民皆有以自樂形之永歌不聞憂傷之語載之篇什亦無悲痛之辭奈何周室既衰則

頌毋妙有謂情

堂之位無恙文王之政莫行而聽四者之阽危哉此正月之詩人所為撫繁霜而悼歎也其言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誠念之也誠憫之也而吾以為與文王仁政必先之意有可相發明者蓋煢獨而不有以先之

緊一筆更刻至

彼亦自怨夫我生之不辰而不敢為文王咎也而如傷在慮者正于此畢殫其經營抑煢獨而不有以先之彼亦自安于寔命之不猶而不敢為文王累也而怙冒為懷者正於此彌深其鞠育夫民何不幸而為煢獨又何幸而生文王之世也此王政也

發政施仁所該甚廣將此句分清則先字躍然透露引詩止証四者

宜先與文王無與也出落明淨有法而音節韶秀自具徐任風流

文王發　張

所謂故國　全　張玉書

賢臣進而民賴之其國可世守已蓋賢者民之所托而國所與立者用人不慎何以成故國乎且夫一國聽命于君而獨至人才之用舍國人若與君陰分其柄何也民所不敢爭者君之權也其與國同體之誼每視君所親任之人引為休戚故善得民者必以慎簡世臣為托國計焉夫謂之曰世臣蓋當國家累業之後追思舊德之辭方其始進何遽以世臣許之而非也其人思深計遠常身履祖宗之朝而謀及孫子既可與創業亦可與守成此真世臣矣剪荊棘闢汙萊非所論也且其人遺艱投大常身處盛明之運而念及憂危私則保其身公則庇其國此真

（出手整快便自驚人）

（從世臣進賢交關處刻發淨要）

（寓世臣高老而卑尊號戚之義二見）

世臣矣魯之三卿晉之六卿非所論也嗚呼有國者孰不欲得世臣而進之乃往往求一親臣不得何耶不慎故也上方破登進之格則立談要主知者至矣上方急名譽之選則虛聲動朝聽者至矣尊之戚之誼至渥也或一旦而驟罷徒有輕易舊臣之嫌卑者疏者未之深信也忽一旦而驟進復滋誤收新進之悔惟其始少一如不得已之憂及其後遂至欲已而不可復已豈獨人才之難知哉亦過聽左右諸大夫者多耳左右非盡佞幸然竊權藉以禍國者比比也諸大夫豈無正人然恃黨援以誤國者比比也夫亟望賢才之進而共食其利者惟國人為最真當賢才未進而不惜爭效其議者亦惟國人為可信因而察之賢者用可也不賢者去可也又其甚者殺之可也揔之視國人如子弟視國之有臣如主伯亞旅凡其求賢若渴無非貽一世之安則朝野中外皆仰若臣而托之矣衆志苞桑而何讒說之輕撓國是哉以老成引後進復以今日之後進儲他年之老成方其一賢登朝已早植數世之報則宗祊社稷皆相若臣而祐之矣神人憑依而何外侮之輕搖民志哉嗚呼民依于君君依于賢君與臣若民相維然後能有其國世之人主不思為國樹人以盡父母斯民之道而徒歎立國之難何其無術也

發端在世臣大旨却在進賢之始上二節見原流下二節見寔義議論識見皆居絕頂○首尾融結其中肌縷分明又不見其界畫之迹

古文中高手

所謂故　張

國君進賢　用之　李鎧

進賢宜慎為實告以慎之事焉夫進賢不慎而諭尊諭戚因之所以如不得已也惟察與見而後用殆其慎哉且人主用人固患有吝惜事權之意尤患有輕視名器之心蓋事權吝則賢士不前而國家之選舉以隘名器輕則用舍莫測而朝廷之體統不際唯以爵賞之權公之當世而已不私嚴諸一己而衆不與庶在廷多良士而國亦相維于可久也王欲識其不才請自進賢之日始于旄以訪原為子孫重人材則愛養賢士之心大旨要存乎忠厚釁沐而登亦為子孫隆楨幹則言揚行舉之盛豈煩過用夫遲迴若然而國君在上朝取一人拔其尤暮取一人

拔其尤亦可惟所欲為矣何以若有所甚迫于前若有所深悔于後如不得已而後進者是遵何道哉蓋人主於國不貴以非常者顛倒天下之英雄而貴以有定者敬守一人之威福不貴以爵祿奔走天下使一才一藝者得自獻于王廷而貴以名位攝服人心使任職拜官者得自安其榮寵假令令之進者未必皆賢沿及後日而隆以天位者勢且以卑踰之寄以心膂者勢且以疏踰之恐放棄故臣弘獎新進國家未收一人之效而弊且從是起也可不慎與而慎之何如吾聞進賢之失一在任臣工之議採擇不公一在徇輿論之同鑒衡未審蓋以人事君固人臣之大義然天下僉壬之輩豈無借勢于羣臣遂上聞天子者乎是以黨舉官即在舉朝汲引之內得人為國固愚賤之初心然天下千異之流豈無違心以阿世遂蜚聲鄉國者乎是循名失寔即在草野褒美之中然則左右大夫之謂賢固未可矣而國人謂賢遂無待于察乎哉惟察之而賢見焉是固帝天所特簡者也萃川嶽之英隆以論秀書升之舉庶無失人之可悔而天下共見其為國之心是固祖宗所燕貽者也取天朝之爵畀之憑翼孝德之材庶無誤國之可憂而奕世猶傳其重賢之意察之見之而後用之此之謂慎此之謂如不得已也又何踰尊踰戚之弊哉王宜加之意矣

如不得已繫粘上句將使語意旋摺分明左右節斬關爽快如澗泉

赴壑緩急跳狀喧寂之態皆隨路為變寔則一氣就下耳然其出奇只在幾箇轉身處

國君　李

國君進賢　二句　矣三錫

進賢有其心當思之於始矣夫進賢非不得已也而進賢之心則如不得已也王亦於此思之乎且人主日思用賢而賢不為我用者以為用之而不能必其終也而不知賢日為我用而我不能用之者正以用之而不能必其初也思其終復思其初欲用與不欲用之時人主之心有難以形容耳親臣之亡王既明於舍矣夫人臣至於舍則舍之心不待再計而決也惟未舍之前惟恐其舍不覺未進之前惟恐其進此時不能不費君之躊躇矣夫臣有舍必有進則進之心亦不待轉念而決也惟未進之前即慮其舍不至既進之後始慮其進此時不能不煩君之

畫度矣則亦思所以進之心何如者三豪而登承筐以將以為進賢之典歟然就事後而論之也而進賢之心不如是方其寤寐以求視天下不可已者莫如此一事當其遲回審固若天下可已者又莫如此一事（屢翻出不得已二字如谷應）然天下可已者必其已之而得者也不可已者必其不已而得者也而茲之可已而不得不已而又不得則其心何如也黎民賴之子孫保之以為國君之慶歟然就功成而論之也而國君之心不如是方其轉展反側以為國家不能已者無過此一事當其多方吝惜若國家能已者亦無過此一舉然國家能已者必其得已者也不能已者必其不得已（曲折都是空態）（接得一氣不）者已而茲之非得已而又非不得已則其心又何如也以為鑒已然之失而如是乎天下事已然者可一念而決未然者不可一念而決推堅未然者流為已然故不敢以已然者成其未然以一心之出而為兩念之分雖欲以徑情行之而有所不許以為恃一己之見而如是乎天下事任人者尚未可憑任己者安足遽憑惟待憑于人者愈急故取憑于己者愈緩以兩心之用而為一人之事即使以紆廻出之而有所不辭我儀圖之其殆如不得已者乎吾將以畢其未然之說而後徐及任人之論焉

（又射下敏妙）（樓刻不情）

不得已之故在下文慎字在末句不得已之實在下節地步極虛非此空靈曲折之筆竟不道此題有此樂境

國君　吳

國君進賢　二句　徐春溶

以若欲舍之心用賢、賢之所以克進也、夫不才而舍之、則于賢為能已矣、然安能使國有人乎、故惟如不得已者、而後能進賢也、且夫進退人才之際、君之所以陰隲下民、而不知天之所以陰隲人君也、上天生有庸人、不如生一賢才之勞、是故人君之存亡置之、即人才之消長係之、天亦不欲以艱難之產、供庸主之一鄭也明矣、齊無親臣、由于首進令亡、若是乎其不如速已也、王曰何以舍茲不才、若是乎其可已即已也、意者亦未聞國君所以進賢之道乎、既以坐紹鴻基、撫茲丕緒、天下望而震之曰、此故國之君也、夫名為國、則亦當遍念吾國中之衆、而止得

下落雄快細儒咋舌

即國字中已括入下文

寄

此一賢如其不為進也是棄吾國也且亦當念盡吾國中之心而共望進此一賢如其即為進也又懼其負吾國也低徊思之其亦如不得已乎人主非大愚昧亦知名器之當恤然而惜名器者不如恤天地祖宗之心也蓋爵者出于君之口而無窮賢者出于君之國而有限無窮者之傷于濫而猶存也有限者之傷之嗇而即失也危矣哉此為國恤名器之主也人主非甚顛覆亦知俊傑之足愛然而愛俊傑者不如愛子孫黎民之命也蓋取舍者一日之事功名者百年之心一日之事者南面而受知人之領也百年之心者坐論而觀謀國之效也危矣哉此為國愛俊傑之主也且國家凡事皆有典則可貽獨知人之法不可得而

說不敢不進

大家氣象

把出如不得已之神

如不得已本無法制之是謹慎之心

傳是故以升聞之德而猶歷試諸臬難以把族之凶而反試可不疑疑信之間遂判成敗豈聖人真無如天意何乎後此者懼矣懼之則圖之圖之則知退也所以為進也不得誤謂駕馭英雄也國家凡事皆有天命可待獨用賢之事不可委諸命是故高之信說在監梅舟楫而不在夢賚文之信尚在敬矇義勝而不在熊卜天人之外自有主持豈聖人真以其責付之鬼神乎後此者審矣審之則考之考之則知進也猶其在舍也不得謂任賢多貳也如不得已亶其然乎

宏司妙意來緩受

論皆奇暢

如不得已只是慎字形容語就心上說不就事上說也文偏就事上看出其心十分危悚不用挑剔如字而雄辯已驚四筵矣

庚戌

左右皆曰　六句　尹明廷

進賢者有其慎之心即察猶將重用之也夫左右固非進賢之人即以諸大夫之言而猶不可動必因國人而後察者蓋其慎哉且人主臨天廟而求賢蒞頖宮而策士昧昧我思亦曰黎民其尚有利奈何令私人參預其間哉故旁求雖切不以綴衣之荐厚我英豪致望誠深亦不以卿士之謀誤滋朋黨而考言詢事之舉乃必聽夫輿人之頌則其敬慎之心皇皇於登進之先者何其至也英傑之士不欲因寺人而致貴結當塗以榮身即聲名起於草莽猶弗敢以處士虛聲通名氏於黼座明哲之君不欲玷清流於虎賁之口傷賢者以貴游之名苟頌聲出于編

○國○人○戴○住○連○筆○高○安○

○讀○幽○中○志○宰○相○無○不○

○爲○司○禮○監○門○生○者○恨○不○令○讀○此○語○

國君　徐

戶庶幾可以歌謠未議訪國士於草間然則有人焉而左右皆曰賢其
可哉朝廷雖甚乏人亦必不令瞽御之人薦士所以重國體也茲何以
（是有品人語劉瑾王振魏忠賢門下固無三人論即講學）
同穀之譽出於左右夫士不得志山榛隰苓可自逸耳何至交通柔近
（名臣無不因此輩以倖功名者尤可歎也）
望顯榮哉故盛王之世即閽寺必選端人而初未嘗以顯忠遂良之事
（原本正大）
責之近倖之人昔者秦風見士雖有竝坐鼓瑟之飲而君子深以為恥
（引經酌雅心論皆異乎人）
在上者其何容勿戒有人焉而諸大夫皆曰賢其可哉國家雖甚需才
（唐文宗所以）
亦不可使比周之黨日進所以清吏道也茲何以頌美之殷盡於諸大
（興璞）
夫二士雖貧賤葭蒼露白殊自適耳何至因依朝貴倖功名哉故英辟
在御即舉朝無非正士而初未嘗以素絲良馬之畀偏徇盈廷之論昔
者小雅怨誹每讀瑣瑣姻婭之章而賢者深以為懼有國者又何容弗
戒苟至于國人皆曰賢矣朝廷車服登庸小民何敢與聞大政而中心
（即上文映帶甚奇）
之愛則不能禁其永言夫民也亦何知德行以為當今日而不通嬖倖
不事貴人是為賢耳而聖主為民求牧豈得不因其衣蓆之思奉三無
而試良士人主論辨官材下民何得竊言所知而秉彝之好則不能奪
其寤歎夫民也亦豈聞大道以為當此時而近習不知其名相臣不識
其貌賢彌甚耳而明主視聽自民豈能不即其攸好之志倣三適而選
英人然後察之蓋其慎矣夫網羅民譽止期達草野之幽情而奄奚巷
（未可不）
（是全然不聽事之識大體）
伯亦存其議論二三執政不罪其游揚所以廣厲好賢之意嚴絕私人

莫或行貴近之一議而塗歌樂只猶明試而姿嗟人誦德音尚臨軒而清問所以敬求王國之楨至于見賢而後用之豈有不為人主腹心而典型奕世者哉

自學術不正以苟且為行權以鑽刺為作用以標榜為公忠而朝政臣品士風俱壞矣世文侃侃諤諤有東漢氣骨有功世道文字

左右皆　戶

功能加乎古事之因乎時者也蓋古人功不可及何可倍乎而況半其事哉非以為易也亦以為乘時勸也今夫語不易見德之日今人寔不及古人語易見德之日古人或不及今人非謂古人之力遜乎今人也亦謂今人或不及古人耳夫民何以悅之深也當此時而有肇造如古人者乎古人之所優者德也古人之所未便者勢也德尊也勢重也而就僕服于西偏壓天王于明聖則其時為之也故今日有事古人事者哉古人有為其事而不必計其功者矣雖然古人不求有事不得已而事出則天下以為宜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出故天下以為大正以彼

（此語雋妙）（通章然線一筆提清是德詰法）（疎爽如對秋山）（寬題之急）（此一）

（反跌出人意外）之時即今人為之倍其事而半其功亦不謂今之人力寡也而乃有大異不然者夫今之仁政其必不如古人可知即今之所為萬乘亦未必三分有二之衆也而吾願以為事半而功倍何也時異變成功大也夫（古功）（名論迅起振時字如拈蓬）英雄舉事知所待者必有時而施常盡人事以投天事之隙聖主圖功知所蓄者必有時而發每歷內事以成幾事之會故所謂事半而功倍非以為齊王驕也惟此時耳雖古人處此亦有倍乎古人者矣（又出人意外）故當此時苟悠悠其德恣睢其勢而遲遲幾運之隆者吾不知何以謝古人哉（得厲望當時意）夫有時而棄者弱也且遜于古人者怠也狃乎故不能奮乎時者愚也將倒懸者猶飢渴憔悴也地與民猶虛也彼文王之繼賢聖而興西土

礼此時為何如乎則事不半古人者弱耶怠耶愚耶

文致遒逸簡淡有夷然不屑傍人意而用思英銳使時手竭力追之愈迫愈遠渠只從容前一頭地耳此古今形神雅俗之辨也

故事　黎